

## 见好是一种爱的能力

□韩松落

即将订婚，朋友依旧举棋不定，问她原因，她发来了男方的微博地址，看了几页之后，原因昭然若揭。

微博上，全都是各种抱怨、讥讽，以及若有所指的刻薄话。还有一些显然是针对女朋友的：“你要的爱太完美！”这些话，谁看了都不舒服，就连我，看到与旅行有关的那条，都立刻开始回忆。

那次旅行，有一段是自驾游，租到的车车况不一，他和一位年长的朋友被分到一个小组。那位大叔抓阄抓到的车性能比较好，他的车性能却比较差，大叔于是说：“要不你开我这辆大吉普吧，车座太硬我不习惯。”谁都能听出这是句客气话，而他却很自然地接过车钥匙上了车。当天晚上聚餐，他不住地抱怨大叔让给他的车不好，笨重、没有轻盈的感觉、不好拐弯、车里有异味等等。整张桌子的人，没有一个接他的话茬儿。

对他来说，整个世界就是一块奶酪。里面全是窟窿，而他也只能在奶酪里看见窟窿。他没有看见好、看见爱、看见别人的善意、谦让、奉献和牺牲的能力，情商近乎低下，而情商，其实也是爱商。

作家柏邦妮，写过一本书，名叫《见好》，这本书是访谈集。书名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意思是，相见挺好；另一层意思是，一个人要能看见别人的好，包括能力

上的优点、为人处世的得体，以及对自己的善意。

能否“见好”，足以说明，一个人曾经得到过什么样的待遇。一个人，在冷漠苛刻的家庭长大，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很差，成年后融入社会不顺利，人际关系接受度不好，最后变成一个没法“见好”的人，简直一点也不意外。他从父母那里学到的，就是苛责和敌视，他对待别人的方式，也是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。

所以，从一个人能否“见好”，也能倒推出他的环境来，总是瞧不上周围的人和事，总是骂骂咧咧地发泄着、含沙射影地讥讽着的人，身心环境不会太好，指望这种环境滋养出长治久安的爱情，恐怕不太现实。除非当事人有极为强大的反省精神，能够克制自己的苛责，能够打压自己内心那条时刻要露头的小毒蛇，并努力培育“见好”的能力，但这么一来，他的一生，都将处在无休止的纠结中。

能够“见好”，环境不会差，自我调理的能力也不会差，和懂得“见好”的人相处，善意、让步、奉献，才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对方能够看见，并且做出回馈。

我们背地里给朋友的男友起了个外号叫“奶酪窟窿先生”，并且不无悲哀地意识到，他的一生，看到的都将是荒漠，而不是花园。



## 我家一群幸福“羊”

□何昕

农历羊年马上要到了，民间有种说法“十羊九不全”，属羊的人命不好。可是在我们家，马上跨入羊年本年的“羊”们，却都是幸福美满，充分证明了这个说法不靠谱。

父母是家里的领头羊，马上就72岁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吃了不少苦，贫穷、饥饿、困苦、劳累都经历了太多。不过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凭借着勤劳节俭、乐观善良，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好。他们的言行也是良好的家教，使我和哥哥顺利升学，就业，实现人生独立。随着我和哥哥成家立业，各自的生活走上正轨，又有了可爱的第三代，父母步入老年后的生活一直很舒心。他们每天读书看报、养花种草、外出游玩，调理一日三餐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苦尽甘来，他们对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知足。

嫂子是48岁的中年羊。嫂子性格爽朗、爱说爱笑，她在哪里气氛都热热闹闹的，和父母的关系一直也很融洽。十几年前，嫂子开了一家小店。从此也忙了许多，没有节假日可以休息，还要照顾上学的侄儿，原本细腻的皮肤粗糙了，脸

上也多了皱纹。一分付出一分收获，在嫂子的用心打理下，小店的生意逐渐兴旺。前几年，哥嫂在市区一处好位置买了套房，圆了嫂子的住房梦。今年，新房装修完毕。宽敞、漂亮，明年就可以入住，“以后肯定越来越好！”嫂子言语间充满了对以后生活的憧憬。

侄儿是24岁的青年羊。他从出生起就受到全家人的宠爱，因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，并没有养成任性的性格。步入大学以后，他变得更加成熟，不仅学习成绩优异，连年拿到奖学金，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担任了学生会干部，锻炼了自己的能力。今年毕业，虽然就业形势非常严峻，但是侄儿非常乐观，对自己的实力充满自信。果然，发出简历之后，侄儿脱颖而出，几家不错的单位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。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独立完成，一点没让家人为他操心。

有人解释说：尽管属羊不好，但是羊成群就好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属相什么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努力、善良，还有家庭的和睦，这些才是福佑我家的法宝。

## 说说读书那些事

□陈顺芳

年轻时候，听见一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评论另一个人：“他的家里，一本书都没有。”

书是财富，这本无可非议，但他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另外一个人的价值抑或品位时，却显得狭隘了。

因了这句话，我也参照过自己：在我从小长到大的家里，关于书，确实也匮乏得可以。

我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他们同出生在新中国诞生那一年。父亲上过两年学，而母亲压根就没进过学堂。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，自有记忆开始，家里就很少出现书、笔之类的东西，倒是记得，父亲记录了什么的纸张，被不识字的母亲拿来剪成鞋样的趣事。

家里的书，多是我从幼儿园开始，作为教材的课本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喜欢上了课外书。一次在课上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偷看一本画报，不料被从窗外经过的数学老师发现，被没收了去。我一直想把书要回来，但终是没那个胆量。后来，也不知是如何赔偿了我的同学。

那种16开的、装帧精美的画报，多是条件好的同学从家里带来。而我们更经常看的，是杂志四分之一大的小画书。小画书多从小摊上租来，二分钱一本一天。常常是一个同学租来，几个同学头挨着头一起看，看完后再换另一拨同学。24小时后，再换来另一本。

当时，手电筒是高级的东西，我的一个同学家竟然有几只手电筒。一次她挽留我住她家，她家姊妹三个，连我共四个人，晚上我们每人一只手电筒，躲在被窝里看书，一直看到天蒙蒙亮，直到

电池没电。想想那时不过十来岁的我们，也够疯狂。

后来我读的书，转为以文字为主。我陆续看一些小说，短篇或长篇。记得六年级时，我的一篇文章被老师评语为“这篇文章我好像在哪见过”，我还忿忿地在评语下面注上“我没有抄”四个字。现在想想，这是不是也说明，那时的我已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呢？

如今已是中年。我总是为性格里的某些东西，与过去寻找着某种关联。我自认为我的性格里的某些特质，与初中时代看过大量琼瑶小说有关。

一部好的文学作品，首先得让阅读的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故而我常在我喜爱的小说里，有成为主人公的混乱之感，那时的我，曾自导自演过一场自我感觉上的暗恋。

再后来，很少看书了，像是浑浑噩噩过了很多年。直到近年，有了电脑，才又走近文字，才去补看一些本该是年少时代就该看过的书。有久别重逢之感。

如今遥想那些有关读书的时光，依然五味杂陈。偶尔也会乱想，若是年少时多看一些书，今天的人生或许会不一样呢？因为，书籍既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，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



## 阳光洗尘

□葛亚夫

冬日的乡下，富饶、温暖，还有阳光下迷瞪瞪的时光。

诗人笔下，冬日的阳光是佳酿，牵肠挂肚，散发着微醺的诗意。“冬曦如村酿，奇温止须臾。行行正须此，恋恋忽已无。”这也难怪，那些阳光下的乡人，浑身都洋溢着慵懒的醉意。他们三三两两，眯着眼，舒展着身子，随便往地上一躺，就是半天。

朝南、向阳的墙根上，无风，阳光充沛。吃罢饭，男人就抹着嘴聚过来。他们也不嫌地上的灰土脏，找个舒适的姿势，就恣意躺下来。起初，还抄着手，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嗑。阳光越来越暖，他们渐渐变得醉意朦胧，嘴里的话也有一搭没一搭。

这时，不止乡人，时光也是迟钝的。他们歪垂着头，迷瞪着眼，意醉神迷地在现实和往事里浮浮沉沉。乡人对阳光的迷恋，绝不仅仅为晒个暖。劳作一年，他们终于有时间停下来，斟着阳光，就着或远或近的时光，洗濯心上那厚厚的灰尘。

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，又如蝨者苏。外融百骸畅，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，心与虚空俱。”乡人发不出白居易这样的感慨，但感受是相通的！那满脸微笑的皱纹，深深浅浅，也是首镌刻在岁月里的诗。

于丹讲过一个《三只田鼠的故事》。冬天来临前，一只田鼠忙着储存粮食，一只田鼠忙着寻找御寒的棉草，第三只却悠闲地四处溜达，被视为不务正业。冬天来了，三只田鼠窝在洞里，不缺吃不缺穿，就是无聊透顶。于是，第三只田鼠开始讲“闲逛”时的见闻，它们的日子也开始明亮起来。原来，第三只田鼠储备的是过冬的阳光。

乡人也是田鼠吧。三只田鼠象征不同的时节。从春到秋，是前两只田鼠，忙着播种、收割，为衣食奔走。到了冬天，闲下来，是第三只田鼠，可以慢慢咀嚼时光。乡人自己都没意识到，那些或酸或咸的点滴往事，也是他们储备的过冬的阳光。

乡人的脚边，躺着猫和狗；再远些，卧着鸡鸭猪牛羊等牲畜。

“吃饭喽！”女人一边喊男人，一边拍打晾晒的棉被、棉衣。灰尘汨汨而出，随着阳光弥漫。男人恍然睁开眼，意犹未尽地咂摸着嘴。他们寒暄着，站起身，拍拍棉衣。那些牲畜也跟着站起来，睁开眼，伸伸懒腰，抖抖身子，扇扇翅膀……一时间，尘土飞扬，地上的、时光里的，一起从身上漫溢出来，被阳光洗濯得干净而刺眼。

阳光洗尘。乡人是洁净的，那质朴、单纯的品质，正是源自这阳光的洗涤。